



野客叢書小序



僕間以管見隨意而書積數年間卷帙俱滿旅寓高沙始命筆吏不暇詮次總而錄之為三十卷目之曰野客叢書井鼃拘墟稽考不無疏鹵議論不無狂僭君子謂其野客則然不以爲臯也

皇宋慶元改元三月戊申日下穆長洲王楙書於不欺堂之西偏

此書自慶元改元以來凡三筆矣繼觀他書間有暗合不免爲之竄易轉烏爲易吏筆舛譌以竝訂正續有數卷見別錄云

嘉泰二年十月初五日林再書於儀真郡齋之平
易堂

野客叢書目錄

第一卷

漢再受命之兆

班史略於節義

歐公譏荆公落英事

文帝露臺

蘭亭不入選

高帝棄二子

古者男女相見無嫌

東箱

炎涼世態

張杜酷惡之報

張杜皆有後

董仲舒決獄事

王章乳融兒女

文無害

三公治獄陰德

臣瓚誤引事

汲黯遜周陽由

雋不疑劉德

第二卷

楊興妄作

持國秉

誣罔難明

龔張對上無隱

楊惲有外祖風

未渠央

當時佚事

卑之無甚高論

天亡秦兆

次公何義

楚王好細腰

經書因誤

稱漢年數

事有見於他傳

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何敞引陳平語

商浩失望

晉惠問蝦蟆聲

率邇逃聽

第三卷

論語點句

歐公論騶虞

漢唐酒價

唐時酒味

女侍中

束縵還婦

蕭何強買民田宅

太牢

東漢呼萬歲

喜人附已

周顛處醜昧召禍

古文奇字

婦人封命

楊胡有後

漢奉行故事之弊

晉史舛誤

班馬史文

第四卷

公子非暴勝之字

張輔妄論班史

趙周守節優劣

漢宣親政事

荊軻

爰盜密害鼂錯

田叔善導驕主

尚書牴牾

王子猷操行

王涯學太玄

劉向譏恭顯

蕭疏二傳

前漢有兩萬石君

蘇武在匈奴

新書所云

膠東之詐

蜀先主讀書

袁郭論孔明

穆生鄒陽

石顯譖望之

漢賢薦賢

第五卷

唐人言牡丹

玉藥花

後世務省文

玉樹青蔥

敬字

顏駟事與馮唐同

惠帝諱字

相如上林賦

竹坡言綠沉鎗

王維詩誤

高適詩誤

麥秋

文選注謬

夏侯傳注

孫公談圃

中和樂職詩

二公言宮殿

翺湜待退之之異

第六卷

荊公讀蘇文

作字

毛詩異同

樂天姬侍

詩句用嫖姚事

露盤

東坡梅詞

蘇明允不能詩

弋人何纂

攜家居省

毛詩諧聲

來南協聲

莪儀同音

三傳不同

文人遞相祖述

噴嚏

古語椎拙

蘇杭妓名

周禮中言饀字

第七卷

拾遺記言傳說

二書中言錫字

損益前人詩語

韓李設諭

韓用杜格

承露絲囊

不識撐犁事

豹文鼯鼠

紫荷囊

五技之鼠有二

鷹犬論人

陳平用張辟彊計

杜荀鶴句

蘇黃互相引重

陳文惠詩句

割名割炙

唐壞麻事

蕭張封地

地理訛舛

鞅挾三術

三公詩句

第八卷

南嶽首陽歷山塗山

種田養蠶

二老歸周

蒼茫作上聲

蔡邕

僧孺徐昕佚事

誤引畢萬後

童烏已已

魯直詩體

禁用黃

晉鄭焉依

徐彭年謬論

開元乾元二錢

事見於前

明妃事

嵇康集

東道主等語

抑揚人物

阿堵此君

第九卷

李陸娛老之趣

魏舒無聊

賈逵傳誤

元白韓柳

古人避諱

王易簡詩句

餅栗鬢絲

禹錫平淮詩

予美悶詩

景仰前修

張長公

鬚奴事

詩句紀時

度曲二音

三公官加公字

唯室青詞

第十卷

宣帝待霍氏

佛入中國

周侍郎詞意

生子錫賚

晉帖

漢碑引經語

萱堂桑梓

韓信之幸

名字相沿

太上皇名

文王之囿

晉元帝

青州從事

橋玄佚事

夜雨對牀

員貢二書

千里萼羹

明妃琵琶事

漢田畝價

石凍春

竝食天廚

第十一卷

郭解劇孟

漢唐人丐閒之章

師古注青紫

米價貴賤

二公言時政

魏證蒯通

壺關三老

古者金價

少翁致神

朝請

字人之官

正五九到官

漢諸君末年

借書一鴟

丁晉公治第

班范議論

汲冢書

蔡邕女賢

古者糧給之數

重三

喉脣喉吻

王建襲杜意

第十二卷

酈生事不同

史記簡略

漢獄吏不恤

經怪二字

披霧睹天

瘳消二義

公門有公

王延扣冰

江淹儼古

王介詩

藥欄

如律令

開八表

古人引用經子語

誅全甲

稱翁姑為官家

男人傅粉

二公待宦官

臥雪二安

灰釘事

聯合古人句

第十三卷

解經惡穿鑿

晉王氏數派

二書一意

陳遵投轄

阿買

士君子立論之難

美事不兩全

夷亭之讖

書詞輕重

新莽威斗

漢人居喪

漢人下語

弟姪獻言

游士持書干謁

王勃等語

二史下卽字

丈人

晉官品占田

第十四卷

王珪母妻識見

賈島事衆說不同

文帝輕信

漢人多引逸經

取亭館名

金條脫事

杜荀鶴羅隱詩

古文尚書

金叵羅

奚斯頌魯

衆口鑠金

櫻桃無香

天開圖畫記

端午

承准字

徐忻詩

第十五卷

富公奉使語

逍遙谿愚谿

握髮等事

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

行狀不宣等語

設法

賤庶出之子

泰夫人

螟蛉

禁中起居注

唐時揚州通州

千秋一日九遷

蕭何留守

歸去來辭語

人生何須

衙牙二字

奏記禮重

致仕官祿

雌霓

曾子之書

臺笠緇撮

不可為已甚

酒分聖賢

第十六卷

亭長

上巳祓除

女子長跪

漢唐俸祿

致敬宰相母

黃鳥嚶嚶

螳螂捕蟬

廣陵

旄頭畢網

香橙

板輿

以珠為名

相如大人賦

大節七日假

撥刺乖刺

男子稱寡

駁娑承明

隨筆議論

七發客難

古之勝者

退之毛穎傳

相承疊用數語

第十七卷

賀知章上昇

藥名詩

鳥名詩

昏字

善學柳下惠

後世珠少

過與不及

用管蘇事

漢碑疑字

潘安仁言道逃字

崖蜜

原道中語

一杯土事

羅珣事

北固懷古詩

木易泚姓楊字

東脩

語益精明

二李詩

福不盈眦

古人名詩

一句中對偶

作文受謝

周孔醒醉

銀甕酒庫

第十八卷

漢人釋經

何武言誤

漢臣僕衣阜白

大人尊稱

萬機

魏表非誤

漢人用事

儼婦人不以其倫

東漢注

楊牧二子

漢人作字

張說誤引宋璟世系

碑陰

唐書敘事疎鹵

陳驚坐

晉有二阿大

王胡之字

薛戎事

姚泓徐敬業

孔門十哲

興雨祈祈

子美櫻拂詩

李白事說者不一

五更轉

第十九卷

詩讖

詩句相近

白蛾蔽日

賤子具陳

杜詩合古意

司字作太聲

白用杜句

征有二義

古樂府名

李杜詩意

靈運得句

顏延年五君詠

屢江亭語

著鞭聒耳

李習之為鄭州

此陛下家事

化鶴二事

顛倒用事

韓退之文章

拗句格

避高祖諱

以鳥對僧

第二十卷

規倣古詩意

魯直茶蘼詩

杏花雨

詒厥父子等語

河間傳意

少游斜陽暮

珊瑚春黃糜

胡廣子孫

殍飴二字

北固甘羅

人物名字不同

參軍簿尉

郎官令史

詩中重押韻

餘糧棲畝

魯直玉花驄詩

杜撰

謝玄暉詩

詞句祖古人意

鷹鶻史傳不聞

第二十一卷

方言序

一丁字

詩家用明光事

車作居音

字文增減

蘭茶二種

魯直漁父詞

望雲懷鄉

鸞栖枳棘

糝繆皮傳

杜詩言荔枝

蕭華傳

溫庭筠

董仲舒公孫弘

張良有後

食酒

麻胡

傳說刑人

誤以翟公為方進

第二十二卷

後漢無二名

先醒

儒人不作釋氏語

古詩香事

鄭氏詩箋

陳胡二公評詩

楊妃鞮事

以蒲為脯

鼻祖耳孫

侯霸員半千宋璟

陳元方事

漢人規戒

呼吸古人名字

符符二姓

鳳尾虎頭

蘇州

陸士衡

大唐唐國二錢

解菜

二迹

麪以斤兩為斗

吾丘壽王論

第二十三卷

古者拜禮

骨利幹日出

蒼頭稱將軍

漢人稱謂二

咄嗟

唐人用一麾事

金釵十二

陳簡齋詩

韓白詩意同

東坡用如臯事

東坡用西施事

東坡用計魁梧

集注坡詩

韓杜詩意

松江詩話

楓橋

詩品所載

地名語譌

鸞匹蟻三事

絕交論

古人博識

第二十四卷

歐公詞意

二花睡足

五言協律

赤令與中丞分道

以鄙俗語入詩中用

杜詩言沈宋

間平等語

借對

阿房宮賦

蜨粉塗蠶黃

用事相等

以物性喻人

東坡水調

薦疏稱字與年

無恙無他

楊妃竊笛

張祐經涉十一朝

東坡卜算子

在人賢識其大

古人句法

葺輯

大小言作

饑食榆皮

烏龍黃耳

楊白花

第二十五卷

鸞鳳萬舉

劉穆之

夏商鑄錢

王褒碑

文士言數目

續釋常談

齊已詩

不用南人為相

古人對偶

詩人斷句入他意

晉惟尉用一印

賈趙二后

謚文與正

卜式何預學校

王建宮詞

利益後嗣

文帝薄葬

左右丞相

元二之災

漢嫁娶喪葬過制

郭璞先知

掖庭收養曾孫

魏其侯傳

史文因誤

第二十六卷

隸釋

二公不喜人議其文

十萬橫行

錄尚書事

烏頭白

漢人用積薪字

長安浩穰

烏鬼

唐言金印

唐袍服用花綾

孟嘗非謚

野航

半夜鐘

宣帝之致良吏

丹陽有數處

劉夢得烏衣巷詩

釋乳母之過

五松事

盤谷序

宮殿

報羅二說

第二十七卷

姓名同者

東陽沈隱侯

江革忠孝

漢賜金晉賜布帛

退之淮西碑

古人諺語

唐宰相視事

漢朝臣見三公禮

唐階官之制

省中畫壁

醉翁亭記

嵇康幽憤詩

應璩百一詩

白樂天詩紀歲時

景帝殺周亞夫

退之琴詩

第二十八卷

封贈外祖

二史贊論

浮雲蔽日

詩意重疊

名與本傳不同

衛士鷺羣

退之注論語

三變百餘歲

呼物之音

湖日蕩船

筆架沾雨

太公之年

唐人一詩見兩處

郡守左符

禍福不相遠

諒闇登遐

事有定數

禽經

古今之學

慨慷等語

心堅石穿覆水難收

盧氏四世

唐書用媒蝎字

第二十九卷

後宮嬪御

檄楚相文

石頭石城西塞

五言詩

鷓冠子

武王鏡銘

用張家故事

杜詩用玉盤二字

挽河洗兵

一頓

陳平祖人故智

俗語有所自

白鷗波浩蕩

東坡賞花詩

棠陰蠻榼

功參微管

不磷不緇

續釋常談

養鷹化鳳

唐突

青谿一曲製一弄

前輩與叔手帖

集靈宮

第三十卷

古本漢書

猫鬼

邊韶晝眠

王播入相

麋鹿性異

聘后金數

畫龍不成

得一順天錢

其惟聖人乎

白樸

健兒跋扈

廣武君用百里奚之意

八珍

角里

小名犬子

僮約香方

以點心為小食

民應如蘭

五總龜九齡

火浣布

足寒傷心

劉琨盧湛贈答詩

附錄

野老記聞

野客叢書目錄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一

長洲王楙

漢再受命之兆

元城先生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之理以謂物
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呼
韓邪單于稽侯緡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
得幸於皇太子生帝驚於甲觀畫室為世適皇孫此
新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先生曰然漢
再受命已兆朕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際矣蓋謂
光武長沙定王之後故也僕謂生長沙定王之時已

萌芽漢再受命之象又非所以爲兆朕也兆朕之時其見於程姬所避之際乎當景帝之召程姬也程姬有所避而飾唐姬以進有所避者顏師古謂月事也上醉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而覺其非程姬及生子因名發發之云者謂悟已之謬也向使程姬無所避景帝不醉唐姬其能幸乎程姬之避景帝之醉天實使之也杜牧之詩曰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其推原遠矣

班史略於節義

班史於節義事率多疏略如紀信誑楚而燒殺不爲立傳周苛罵羽而烹歿因周昌傳略載此固失矣然猶得其姓名可以傳於後世鄭當時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歿屬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此事見於鄭當時傳首朱建之子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歿於匈奴中此事見於朱建傳尾惜皆不得其名所謂鄭君之子不知其何人也當昭帝初立之時殿中嘗有怪霍光召符璽郎求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劔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

此郎二秩此非特不得其名且不得其姓氏又不知符璽郎果何人也凡此等者係風教之本可以示勸激之義故表而出之考唐世系鄭君名榮

歐公譏荆公落英事

士有不遇則託文見志往往反物理以為言以見造化之不可測也屈原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原蓋借此以自諭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殞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吾憔悴放浪於楚澤之間固其宜也異時賈誼過湘作賦弔原有鑿鄒為鈍之語張

平子思玄賦有珍蕭艾於重筓兮謂蕙芷之不香此意正與二公同皆所以自傷也古人託物之意大率如此本朝王荆公用殘菊飄零事蓋祖此意歐公以詩譏之荆公聞之以為歐九不學之過後人遂謂歐公之誤而不知歐公意蓋有在歐公學博一世楚詞之事顯然耳目之所接者豈不知之其所以為是言者蓋深譏荆公用落英事耳以謂荆公得時行道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落英反理之諭似不應用故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看蓋欲荆公自觀物理而反之於正耳

文帝露臺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土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僕考漢金一斤萬錢露臺之資才千緡耳於恭儉之德未為損也帝直以中人十家之產而不敢妄費其愛惜天下之財如此觀翼奉疏曰文帝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是則固嘗興工輦土以築露臺之基矣特未營材植耳因念有所費而中輟之止其役於已為尤見文帝之所以賢也

蘭亭不入選

遜齋閒覽云季父虛中謂王右軍蘭亭序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筦絃亦重複僕謂不然絲竹筦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右軍此筆蓋直述一時真率之會趣耳修禊之際適值天宇澄霽神高氣爽之時右軍亦不可得而隱非如今人綴緝文詞強為春間華麗之語以圖美觀然則斯文

之不入選往往搜羅之不及非固遺之也僕後觀吳
曾漫錄亦引張禹傳為證正與僕意合但謂右軍承
漢書誤此說為謬耳漢書之語豈誤邪

高帝棄二子

前輩謂晉史誕妄甚多最害名教者如鄧攸遭賊欲
全兄子遂棄己子其子追及縛於道傍如此則攸滅
天性甚矣惡得為賢僕觀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為
羽大敗勢甚急踐魯元公主惠帝棄之夏侯嬰為收
載行高祖怒欲斬嬰者十餘借謂吾力不能存二子
不得已棄之可也他人為收豈不甚幸何斷斷然欲

斬之其天性殘忍如此高祖豈特忍於二子於父亦
然當項羽置太公於高俎之上赫燄可畏無地措身
而分羹之言優游暇豫出於其口恬不之愧幸而項
羽聽項伯之言而赦之萬一激其憤怒果就鼎鑊高
祖將何以處後人見項羽不烹太公遂以為高祖之
神不知亦幸耳

古者男女相見無嫌

古者內外之防甚嚴然男女間以故相見亦不問其
親疏貴賤田延年以廢昌邑事告楊敞敞懼不知所
云延年起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云云延年更

衣還啟夫人與參語曾不以爲嫌豈惟常人雖至尊亦莫不然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祖欲廢太子昌廷爭甚切呂后側耳東箱聽見昌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文帝在上林所幸謹夫人與皇后竝坐盜前引而卻之郤都侍景帝至上林賈姬在廁帝目都視之都不肯行且以一介之臣前卻帝姬之坐幾於僭矣至帝姬處溷穢之地使人臣親往視之無乃媠甚乎揆之人情似無是理恐非溷廁之廁史記謂如廁未可據也

東箱

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司馬相如傳青龍蚴蟻於東箱金日磾傳莽何羅襲刃從東箱上鼯錯傳錯趨避東箱東方朔傳翁主起之東箱前漢書稱東箱率多用竹頭顏師古注謂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如箱篋之形爾雅及其他書東西廂字竝從广頭謂廊廡也其實一義但所書異耳埤蒼云箱序也亦作廂東箱字見禮記

炎涼世態

炎涼世態自古而然廉頗爲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後復爲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

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卽從君無勢
我卽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孟嘗君爲齊
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盡去後復爲相客又至
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生必有歿物之必
至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君獨不見夫朝趨
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
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孟嘗君卒善
遇之異時翟公事正與此二事同翟公爲廷尉賓客
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
公大書其門曰一歿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
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矣翟公何怪之有
惜乎無有以二客之言告之說苑載此語而加一浮
一沒交情乃出二句

張杜酷惡之報

張湯杜周皆武帝時酷吏觀班史所載大率無以相
遠湯坐誅周幸免同惡異報始甚疑之及考史記見
褚先生言田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
弟皆下吏誅歿然後信禍福果不可逃大抵善惡之
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湯之禍不能逃諸身周能逃
諸身不能逃諸子禍福明驗安可不信今人勇於誅

八里客書卷一
十一
罰雖足以快一時之意而報應在於異日無謂此理未必果然觀張杜二公亦可以少警矣班固傳杜周但言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酷暴而不言所終非逸之也無乃隱惡之意乎僕考唐世系表杜周三子延壽延考延年則知本傳所謂二子夾河為郡守者即延壽延考本傳惟載少子延年而不載前二子之名因表而出之

張杜皆有後

張湯酷惡而安世為中興名臣純亦顯於東都之世傳國八葉唯室先生論此以謂天理之變則然僕謂

唯室之論固善然其顯幽施報之道亦已盡矣湯酷惡之報已及其身何至絕其後哉然湯之身後赫奕不絕者非湯之德是其子孫所積如此且如杜周亦以酷惡著名而得全首領以歿亦可謂幸免矣使其子孫改絃易轍務從寬厚亦足以蓋其父之愆奈何繼以酷暴是益其誅也故杜氏自河南河內太守誅後其少子延年與孫五人皆至大官後有杜篤者以才學顯於東都有杜畿者至子孫顯於三國有杜預者至子孫顯於東西晉逮唐尤盛為宰相者十一人如晦淹元穎審權讓能黃裳佑棕正倫鴻漸暹是也

其門戶赫奕又過於張此豈杜周之遺澤哉蓋自有以致之耳今人但知湯有後不知周亦有後故表而出之

董仲舒決獄事

董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牀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其傳文如此而應劭所載微有異同曰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

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所謂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世亦罕聞僕觀東晉咸和間賀喬妻于氏上表引仲舒所斷二事姑著於此以資博聞于表曰董仲舒命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衷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爲己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己出春秋之義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乞丙乙後長大而彼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以乙本

是其子不勝其忿告於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子奪不亦明乎干言若此

王章孔融兒女

士君子不幸罹不測之禍使兒女子悲痛亡聊百世之下聞者酸鼻王章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歿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獄歿孔融棄市時七歲女九歲男以幼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奕碁

融被收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欲盡殺之及收女謂兄曰若歿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戮神色不變自古兒女子爲家門累者不爲不多就此二事尤其可傷者夫七歲小女而勇決如是雖聖門結纓赴難者不是過也此事甚異不知何以致之此正與李翱所著高妹妹事同世說謂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相去纔一歲耳而傳謂十二男七歲女相去懸絕不可

深詰

文無害

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趙禹為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張湯給事內史為甯氏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顏師古注無害言最勝又曰傷害也言無人能傷害之者僕觀後漢百官志秋冬遣無害都吏案訊諸囚注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正如此也乃知無害吏亦漢律中語齊永明間策文亦曰賢牧分陝文而無害此意正與蕭何文無害同良注守文法不害於人則與師古之言異

三公治獄陰德

于定國傳曰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姑歿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驗治孝婦誣服郡決曹于公爭之弗得乃抱其獄哭於府因辭病去郡中枯旱三年于公嘗曰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後子定國為丞相定國子永為御史大夫前漢書所載治獄陰隲止見于公一事不知當時又有二事前書不載見於後書周嘉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曹太守欲

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稱冤詔覆考
燕歿於獄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此事甚與于公
同皆為郡決曹皆以獄事爭於太守不聽是後皆顯
又一事何敞六世祖比干武帝時為廷尉與張湯同
時湯持刑深刻而敞務在仁恕數與湯爭雖不盡得
然所濟以千數注載何氏家傳云有老姥謂比干公
有陰德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九
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當如此數比干有
六男代為名族此一事亦為獄官亦以獄事與同列
相爭是後亦顯信知平反陰德為不淺矣前書但云
于公不知其名考其時正武昭之世而何比干與張
湯同事當時冤濫有不待言以宣帝綜覈之朝而州
郡之獄未免如是可為太息于公事因定國而著周
燕事因嘉而著

臣瓚誤引事

前漢食貨志作酒一均率開盧以賣臣瓚注曰盧酒
甕也言開一甕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甕僕按
趙廣漢傳直突入霍禹第椎破盧甕也但嘗將吏卒
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受辭而已瓚誤以二事併為
一事引之盧者賣酒之處系土所築形如鍛盧以居

酒甕非餅罌文君當盧黃公酒盧者是也師古之說得之

汲黯遜周陽由

甯成傳末載周陽由為郡守汲黯司馬安俱在二千石列未嘗敢均茵司馬安不足言也僕觀汲長孺與大將軍亢禮長揖丞相面責九卿矯矯風力不肯為人下至為周陽由所抑何哉蓋周陽由亡賴小人其在二千石列肆為驕暴凌轢同事若無人焉汲蓋遠之非畏之也異時河東太守勝屠公不堪其侵權遂與之角卒併就戮玉石俱碎可勝歎恨士大夫不幸而與周陽由輩同官遜而避之不失為厚德何苦與之較而自取辱哉觀長孺勝屠益亦知所處矣

雋不疑劉德

雋不疑傳云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病免劉德傳亦云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後免為庶人屏居田間霍光皆欲以女歸二公而二公不受當炙手炎炎之際乃能避遠權勢甘心擯棄非有高識孰能及此觀范明友之禍益信二公之見為不可及也僕甚怪二公所見皆同如此因而求之史不惟所見同而官位所為大率亦

相似不疑為青州刺史後為京兆尹德亦為青州刺史後行京兆尹事是後皆不顯其同如此而二公之為京兆也又皆多所平反見於傳文劉雋事同有如此異者

野客叢書卷第一

長洲吳曜書黃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二

長洲王爾楸令與

楊興妄作

前漢楊興無傳見於他傳者班班可考觀其為人傾險反覆不安分守姑撫出為小人妄作之戒康衡傳曰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為副高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彼誠有所間也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學康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

廷故隨牒遠方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翕然歸仁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吏薦衡於上爲郎中遷給事中劉向傳曰恭顯疾周堪用事而上內重堪患衆口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問興曰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者爲國恩也上曰此何罪而誅興曰可賜爵勿令與事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賈捐之傳曰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瘡薛大夫君房勝充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卽得入矣捐之卽與興共爲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持正六年未嘗有過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爲諸曹又薦興曰竊見長安令興事父母有曾子之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爲長安令吏民敬嚮道路皆稱其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則東方

生置之爭臣則汲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與捐之獄捐之棄市與髡鉗為城旦夫與以一令之微而冒昧如此略無忌憚當是之時不特興也如華陰守丞上封事薦朱雲可為御史大夫是亦以郡丞而薦兩府之重當時小臣何不安分如此蓋值元帝威權不振之際此曹敢肆其妄觀黃霸為丞相薦史高可太尉宣帝大怒至使尚書責問謂侍中高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免冠謝罪數日乃決且宰相薦賢職也宣帝尚且責其越職况下寮乎使此曹當宣帝之時無所容其妄矣

持國秉

漢書史記周亞夫傳竝曰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注秉竝作彼命切呼為柄字三劉無注是以柄字為無疑矣管子曰治國不失秉諸公之見想亦以此然僕又觀史記蔡澤傳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因疑亞夫傳持國秉下脫一政字秉只合作

上聲呼蓋此二事甚相同而持國秉又皆得於相者之口恐是此意考前漢書諸言秉字處未嘗更有作柄字用者

誣罔難明

人以誣罔見加安可置而不辯直不疑買金償郎陳重買絳償郎二事首尾甚同固不失為厚德要非中道幸而見獲吾誣遂明苟或不獲吾何安而受此誣哉事惟其實而已吾果有是實受是名則可吾既無是實冒是名可乎哉此猶可也萬一誣我以殺人將何以處一取物之誣殺人之誣所積也僕觀陳直二

公之誣因思天下之人蒙曖昧之冤者何可勝數訥者不能辯廉者不肯辯仁者不忍辯善者不容辯脫有一辯者又未必見察誣又未必伸獨奈何哉

龔張對上無隱

前漢尚有純實氣象雖小人有時乎不敢自欺龔遂入朝王生曰天子卽問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上前如玉生對上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臣也兒寬為廷尉湯作奏卽時得可異時湯見上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以寬對不掠

人之美以自耀龔遂可也湯或爲之則知當時人物猶爲近古

楊惲有外祖風

司馬遷遭腐刑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予書責以古人推賢進士之義遷報書情詞幽深委蛇遜避使人讀之爲之傷惻可以想象其當時亡聊之況蓋抑鬱之氣隨筆發露初非矯爲故爾厥後其甥楊惲以口語坐廢其友人孫會宗與書戒以大臣廢退闔門皇懼之意惲報書委曲敷敘其怏怏不平之氣宛然有外祖風致蓋其平日讀外祖太史公記

故發於詞旨不期而然雖人之筆力高下本於其材然師友淵源未有不因漸染而成之者梁江淹獄中一書情詞悽惋亦放遷作惜筆力不能及之

未渠央

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究來處渠字作平聲用按庭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渠其據切當呼遽只此一音謂夜未遽盡也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曰夫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又長安狹斜行曰丈夫且徐徐調絃詎未央淵明詩曰壽考豈渠央魯直詩曰木穿石槃未渠透竝合呼遽史記尉佗曰使我

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益可驗也
夫且分當時佚事未與世間言曰書史曾直
事有存於當時史傳沒其實而不聞者何可勝數如
高祖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此
事不因魏相檢舉祖宗故事而行何自而知此一條
正在高皇帝所述詔書天子所服第八篇而前七篇
所載者又不知何事史記所載褚先生曰田仁刺舉
三河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
子孫仁刺三河皆下吏誅歿今前漢杜周傳但言兩
子夾河爲郡守治皆殘酷不言所終而石丞相子孫
又不載所謂河東太守者後漢梁統疏曰哀平繼體
卽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
舊約定律數年之後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
民心謹擇其尤害於治體者傳奏於左今王嘉傳及
刑法志竝無其事晉段灼疏曰帝驚委政舅家使權
勢外移帝幸禹家拜禹牀下問天災事禹低卽五侯
之間苟取容媚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劍以戒其餘
今朱雲傳但云張禹以師傅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
請尚方劍斬佞臣一人張禹而不言其所以司馬溫
公作通鑑却連是文正合段灼之言舉此數端益知

自古以來善惡之實漏網於史策間多矣天子所服
一條又見於漢雜事乃知五時衣始於此

今來雲卑之無甚高論

今人以卑之無甚高論之語卻所說之卑者甚失當
時之意按張釋之傳釋之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
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
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所謂卑之無甚
高論者文帝懼釋之陳五帝三王上古久遠之事無
益於時故令陳今可行之說釋之遂言秦漢之事文
帝所以稱善則卑之無甚高論自是兩句今人作一

句讀之所以失當時之意也

天亡秦兆

班固作前漢書所以寓勸戒意深矣僕觀其作列傳
七十卷而以陳勝為傳首蓋次其時之先後故爾然
作勝傳未言其他首曰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而
歎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
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固首載
此語有以見天亡秦之兆其已久矣次作項籍傳又
言秦始皇東游會稽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匹夫而敢為此語益以驗天亡秦之兆果不可遏然

後知高祖之起所以應天順人者也

次公何義

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公為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長官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名慕黃霸之為人上頷之僕謂龐證既迂其說無義不若曰臣讀漢書蓋寬饒字次公魏丞相所謂次公醒而狂者是也寬饒為人公廉鯁直無所回避此人必慕寬饒之為人此說為得且前漢

書所載四次公又有張次公桓次公者奚獨霸哉莊敏想倉卒之間偶記得黃霸字次公故以為對耳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為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鑿矣王壺清話載此事謂梁適吳曾漫錄載此不辨所以但謂非適云云

楚王好細腰

傳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荀子乃曰楚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墨子又曰楚王好細腰國多餓人淮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食而自飢也人君好細腰不過宮人豈欲朝臣與國人皆細腰乎天下之

事訛謬之遠大率如此豈獨一細腰事乎平天不
經書間亦有流傳之誤因遷就為本文者甚多如禮
記引君牙之詞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
民亦惟曰怨注謂資讀為至齊梁之語聲之誤也夏
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祁寒小民又怨天案今君牙
之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
怨咨其本文如此惟禮記中誤寫咨為資而下文又
脫一咨字遂曲為之說以全其文義如此又如中庸
曰素隱行怪漢志則曰素隱行怪此如書序八卦謂

之八索徐邈以為八素蓋索與素字文相近故耳

稱漢年數

祭遵歿范升上疏曰斯大漢厚下安人之德所以累
世十餘歷載數百杜篤論都賦曰創業於高祖嗣傳
於孝惠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歲三百然漢家至
此纔二百餘年耳或謂數百或謂三百無乃過乎大
抵文人紀年多不甚契勘又如唐儒學啖助傳贊云
孔子歿數千年考孔子至是時實未滿千五百年也
班史事有本傳不載而見於他傳者帝驚時立趙飛

燕爲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庭左將軍辛慶忌等
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尚方劍斬張禹上怒將
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
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乃解此二事慶忌本傳不
載而見劉輔朱雲傳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
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惜之今殺寬後
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此事兒寬傳
不載而見劉向傳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與中郎將
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於上欲誅
之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橐籥筆事孝武帝數十
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此事安世傳
不載而見趙充國傳

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漢大將軍甚重宣帝中興霍光功居第一爲大將軍
麒麟畫像不敢書名而張安世韓增之徒則曰車騎
將軍衛將軍示莫敢抗也其重如此唐至德間官爵
虛濫至以大將軍告身易一醉又何其輕也漢侍中
雖比二千石其職甚微分掌乘輿服物下至持褻器
虎子之屬武帝以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
御坐唾壺當時榮之故舊儀謂侍中爲執虎子至唐

遂以為宰相之任又如僕射本秦主射之官至唐亦
以為宰相之號其輕重不等如此

何敞引陳平語

何敞曰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
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按陳平傳宰相
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
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敞
以四夷為外諸侯為內而不知平以四夷諸侯皆為
外而以親附百姓為內也此蓋一時引用不審細故
耳

商浩失望

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信區區於一時僕未敢
以為必然者商浩少有盛名三府交辟不就二庾請
以為屬不從屏居墓所且幾十年時人擬之管葛王
濛謝尚當代偉人亦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廢因相
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
如蒼生何其望重如此庾翼貽書勉為時起浩固辭
褚裒力薦於簡文徵為揚州刺史浩又上疏遜謝簡
文答書力挽之浩復辭避自三月至七月稽命如是
之久不得已然後勉強受之可見商浩當時不肯出

仕而士大夫屬望於浩如此之切雖商之伊尹周之
呂望殆不過此浩之出也竊意必能康濟四海以慰
中外之望然經略中原疎而無術與桓溫不協且所
用非人卒底桑山之衄浩之出不惟一事無立而喪
師辱國殆有甚焉朝野於是大失所望削爵貶竄固
其宜也而咄咄書空不能自遣又可笑者浩在貶所
其甥告歸灑然起貧賤親戚離之感至於揮淚何遽
至此後桓溫遺書示以引用之意斯言未必非戲耳
浩一聞其說欣然許之答書慮有乖謬以忤其意開
閉數十竟達空函臨事顛錯如此可笑其胸中可知

且喧寂聚散人之常態何必苦為悲戚讎人見招未
必美意正以示辱而甘心從之其無恥如此尤可鄙
也且商浩一商浩耳向也諸公翕然引用堅執不起
今也一聞桓溫之言便欣然相從向也志節甚厲爵
祿不動今也貶所失侶遂至悲泣何其無特操邪是
蓋浩平日區區矯飾者至此而敗矣人惟誠實不可
破苟或矯偽未有不敗者僕嘗論之向使商浩始終
不起竟守此志則天下後世將抱不足之恨浩之為
浩遂指以為夷齊四皓之倫高名偉德照耀史冊與
日月爭光可也彼安導輩豈能望其髣髴哉及是一

出一敗塗地而浩之為浩乃始得其真在向之期望者皆可指為笑端於是知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定而始之區區皆得以欺人僕深有感於商浩之事且笑晉人幾為商浩所欺故極論之

晉惠問蝦蟆聲

晉惠帝時政出羣下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勢陵物風俗至不美也王沉於是作釋時論魯褒於是作錢神論杜嵩於是作任子春秋固皆疾時之敝而為是言以僕觀之恐亦不能無私意嵩略傳不得而考也褒為貧沉為時豪所抑故爾使褒富於財而沉得志

二者之論恐未必作史氏知之故於惠帝紀末特表三子疾時之作且繼之曰帝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無亦密寓其譏之意與觀漢唐黨人言事者不為不當然互相摩軋適為亂階又不知所言者為官乎為私乎

率邇聽

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率邇者踵武邇聽者風聲漢書作聽邇漢書嚴安書曰合從連衡馳車轂擊而史記作擊轂二處各具本意所注其承襲也久矣所謂率邇聽馳車轂擊之語其亦楚辭吉日時良句

法與江揔表逖聽前事沈約啓逖聽所未書

野客叢書卷第二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三

長洲王楙撰

論語點句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
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
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
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盍於之字上點句今斷其

歐公論騶虞

歐陽文忠公詩義引賈誼新書謂騶虞非獸以證毛
鄭之失騶乃文王之囿而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謂當

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為獸漢儒多言鳥獸之祥然猶不以為言是初無此義僕觀司馬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又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注騶虞也則是騶虞之獸果見於武帝之時矣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張平子東京賦曰園林氏之騶虞獲澤馬與騰黃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騶虞承獻素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以騶虞為獸者似此之類甚多不可謂無是獸也其他不可信則太公在毛鄭之前相如淮南王與毛公同時在鄭之前其言亦爾安得不信乎則是毛鄭之釋亦不為無據僕又觀歐公作五代世家曰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莫不畢出吾不知其為何物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為獸者出於近世之說乎僕謂歐公是未考太公六韜司馬相如封禪書與夫淮南子耳山海經亦載

漢唐酒價

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閒飲詩曰共把十

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
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
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尊沽酒
斗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詩曰與
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曰十千沽酒留君醉
權德輿詩曰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曰若得奉
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
錢獨見子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
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別無可據唐食貨
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

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玠談數北齊盧思道
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
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謂漢酒價每斗
一千郭謂出於何書僕曰此見典論曰孝靈帝末年
百司酒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唐時酒味

三山老人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曰人生
幾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曰一尊春酒甘
若飴夫人此樂無人知僕謂唐人以酒比飴蜜者大
率謂醇乎醇者耳非謂好飲甜酒也且以樂天詩驗

之曰甕頭竹葉經春熟如飴氣味綠黏臺曰春攜酒
客過綠飴黏盞杓曰宜城酒似飴曰黏臺酒似飴樂
天詩非不言酒之甜也至要其極論則曰甘露太甜
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
詩曰甕揭聞時香酷烈餅封貯後味甘辛酒味至於
甘辛乃為佳耳樂天之詩又如此豈好甜酒哉且退
之詩亦自有酒味冷冽之語又豈嘗專好甜酒邪然
樂天戶大嫌甜酒之句正屬退之非好甜酒矣大抵
酒味之適口古今所同豈唐人所好與今異邪三山
蓋不深考耳子美香醪如蜜甜之句與巴子歌同巴
子歌曰香醪甜似蜜峽魚美可鱠

女侍中

金石錄載趙彥深母傅太妃碑額題齊故女侍中宜
陽國貞穆太妃傅氏碑案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二品
然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為之惟見於此僕
謂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君授女
侍中入侍皇后元叉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
此類不一則知當時女侍中之號非必專處後宮嬪
御蓋有近宗與夫臣下妻母為之者正以示殊寵耳
然以宰相之母尊為太妃其禮可見

東縵還婦

蒯通傳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卽東縵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縵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韓非子所載與此同而其言稍異曰人有亡其豚肩者意其婦而逐之鄰媪聞之束葦而詣之曰昨夜狗爭骨須火以燭之主悟乃歸婦通蓋用此語爾而注不云

蕭何強買民田宅

邵氏聞見錄謂漢史蕭何傳先言何強買民田宅上書言者數千人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垣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勢家所奪其反覆如此不可信也僕謂史氏之言非反覆也揆何所爲信皆有之前謂強買民田宅者蓋當功遂危疑之際後謂買田宅必窮僻處者蓋其平居無事之時二者自不相關何謂反覆高祖既定天下於諸功臣不能無疑蕭何懼所不免一聞鮑生之言則遣子詣軍一聞召平之言則悉家財佐軍急急自防惟恐不及當

上自將兵擊黥布時何守關中上數遣使問相國何甚岌岌乎此客恐之以族滅之說復獻以買田自汗之計何雖知其不可其勢不得不然謂買民田其罪小不釋君疑其禍大上既罷兵而歸見上書告相國強買民田事者如此之衆帝之心始安所以不罪相國但以民所上書笑以示相國俾自謝而已可見其疑至此釋然是則何買田宅必窮辟處者正其本心而強買田宅致民之訟者蓋出於不得已也本朝趙韓王普強買人第宅聚斂財賄為御史中丞雷德驤所劾不知趙亦用蕭何之術而蕭何此計又祖王翦之故智耳類而推之如陳平當呂氏異議之際日飲醇酒弄婦人顏真卿當安祿山牙孽之際日與賓客泛舟飲酒裴度當宦官熏灼之際退居綠野把酒賦詩不問人間事古人明哲保身之術例如此皆所以絕其疑也

太牢

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為太牢羊為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為非

嘉祐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僕供祿享太牢祇供特牛而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僧孺爲太牢呼楊虞卿爲少牢東都賦太牢饗注牛也知此謬已久

東漢呼萬歲

東漢臣下多呼萬歲馮魴旣降羣盜赦其罪各返農桑皆稱萬歲耿恭於虜圍中拜井得泉衆皆稱萬歲馬援曰今賴士大夫之力蒙被大恩紆佩青紫吏士皆稱萬歲歲旦門下掾王望請上太守壽掾史皆稱萬歲臣下往往若此不以爲僭此猶可也觀漢刻中

有故民吳仲山碑其銘中有子孫萬歲之語民猶稱萬歲官吏可知鮮有非之者惟竇憲爲將軍至長安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臣下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所避忌者惟此語此語在當時不無諱避但不至如後世之切耳

喜人附已

喜人附已惡人異已人之情多然王荆公用曾呂之徒以致天下多事正以此爾唐人如韓退之之賢亦不免此病信乎私心之難克也觀李翱集中有與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詞兼能附已順

我之欲則引拔之若或不然則乞丐之不暇安肯爲
之先後此退之秦漢之間尚俠行義之豪雋耳觀翺
此言可以見退之平日樂然推與之人是必以順其
意故爾翺書親折退之之病想必不安

周顛處曖昧召禍

人不可自處曖昧之地曖昧之地災禍之所由生可
不戒哉僕觀晉王處仲作亂劉隗勸帝盡誅王氏王
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顛將入導呼顛謂曰伯仁
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純申救甚
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顛

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
肘顛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銜
之處仲既得志問導曰周顛南北之望當登三司導
不應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又不答處仲曰若不
爾當誅又無言顛竟至死導後檢中書故事見顛表
救已殷勤款至執表涕泣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
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此顛自召禍端
無足怪者夫救人而不使人知顛蓋示以公道志非
不佳然密爲申救不示私恩足矣何至告之而不應
出入殿門有揚揚自得之色且至有殺賊奴之罵外

貌外言尚且若此則其在內可知不惟不能救已反以陷已必矣安得無此疑當此之際雖使善人長者亦所不能堪導豈陷賢者當處仲三問而三不答可見導中心有不能堪者顛歿而後方知向者訑訑見拒之際乃拳拳申救之時吁無及矣人誰得而知之以是知人不可自處於曖昧之地而況立朝於危疑之際尤為難事稍有間隙性命不可保其可明開禍隙以示人哉宜顛之不得其歿也將以避恩反以召禍哀哉

古文奇字

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者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唐書藝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郭璞好古文奇字韓退之謂略識奇字是也僕怪司馬相如賦其間古字聱牙殆不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後世

士大夫讀書作文趣了目前他不甚求解所謂古字之學漫不復傳往往以為不急之務而不知有不識字之謂

婦人封命

漢制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歿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父歿而子不侯不得稱也僕觀杜佑通典注謂晉亦有之如羊祜卒二歲而吳平武帝曰此羊太傅功也因以策告枯廟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為萬歲鄉君又詔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朗陵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綬皆如郡公侯之類是也僕謂此不

見婦人封命夫歿從子之意觀南史宋鄱陽侯孟懷玉之母封檀國太夫人有司奏行當時御史中丞袁豹劾謂婦人從夫爵懷玉父綽見為大司農妻不宜從子於是奏免尚書等官又觀通典謂唐世命婦各視其夫子之品若夫子兩有官及爵從高蔭然觀歐陽詢妻徐夫人墓志謂徐始以夫恩封渤海郡君尋加渤海郡夫人後以子封乃為太縣君似亦太夫人之意蓋其子官卑未當封母為太夫人故也

楊胡有後

後漢楊震九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啟

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
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遯逃不
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徵老病不到卒於
家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為東
京顯族此見楊震傳而前漢書楊敞傳不言所祖喜
者漢書鮑宣傳後歷敘漢末清節之士如龔蔣之徒
又不及楊寶者其殆史之逸乎敞無甚可紀震秉賜
彪四世榮顯者無亦楊寶之所遺乎又胡廣六世祖
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解衣冠懸府門而去遂
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廣仕漢在公台三十餘
年歷事六帝功名烜赫漢世鮮儼推原所自是亦胡
剛畜德不露有以致之此二事正與應曜同是皆嗇
其光而不耀所以覃後昆之慶如此漢書高士傳不
載所謂胡剛者不因胡廣立傳所謂剛者孰得而知
之又知當時清節之士遺逸於史筆者多矣僕因表
而出之晉之佺期唐之元琰皆震之後也考世系楊
氏相唐者十一人其盛如此

漢奉行故事之弊

魏相為相以奉行故事勸宣帝人以為識時務之宜
僕謂當是之時固欲奉行故事所謂奉行故事者循

其大綱而已節目之未善安可不改霍光不學大率
施為乖陋無取豈足為後世法程於此不為釐正顧
乃例循故轍魏相之識於是為陋僕觀貢禹一書有
以知當時敝政不便於行者甚多其言有曰武帝取
好女數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
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
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
大失禮逆天心未必稱武帝之意昭帝晏駕光復行
之至孝宣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
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
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
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
故事之臯也禹之此言正譏魏相又及於齊三服官
屬金銀器織室馬廩種種過度費用不貲是皆武帝
造端之弊因循不革其流至此光不足責也魏相號
為中興賢相而因陋承弊不以為怪是可為痛惜
也哉

晉史舛誤

庾敳曰嶠森森如千丈松磊砢節目施之大厦有棟
梁之用庾敳傳作溫嶠世說與和嶠傳作和嶠晉書

世說竝言周嵩因酒以燭投兄顛顛曰阿奴火攻固
出下策案阿奴乃謨小字當言阿嵩火攻誤以阿嵩
為阿奴也王祥傳曰祥漢諫議大夫吉之後案王吉
在漢宣帝時為諫大夫而諫議大夫起於光武之世
謂諫議大夫亦誤也

班馬史文

容齋隨筆曰漢書袁種告盜飲亡何史記謂曰飲亡
苛二義不同僕謂何苛二字古者通用實一義耳觀
漢書賈誼傳謂大譴大何新書謂大譴大苛可證也
史傳又有傳寫譌舛而認以為正文如漢書衛綰傳
不孰何綰而史記作不譙呵綰疑史記謂不誰何綰
傳寫誤以為譙呵也又如史記謂大將軍出窳渾漢
書則曰出寘渾漢書謂禽黎為河綦侯功臣表則曰
烏黎漢書謂調雖為常樂侯功臣表則曰稠睢此類
甚多往往因其字文而魚魯之耳

野客叢書卷第三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四

長洲王楙

公子非暴勝之字

武帝末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
逐捕盜賊威震州郡雋不疑上謁曰竊伏海瀕聞暴
公子威名舊矣顏注公子勝之字也僕謂此公子者
如言貴公子耳非稱其字也因雖當時風俗之厚不
應以一介之士與部使者初未相識進謁之始稱其
字之理顏之推謂字以表德古者無嫌豈其然乎且
孔門弟子稱仲尼者是退而記其所言非當面之稱

也

張輔妄論班史

晉張輔嘗論班固不如司馬遷有三其一毀貶鼂錯傷忠臣之道僕取史記漢書復之知輔之言為甚妄二史鋪敘錯事大率相同但班史加詳錯之所陳而遷史略而不載耳其貶錯之詞遷則有之嘉錯之忠固何嘗亡是而張輔反云爾者殆不可曉傳文平敘無可言者只以贊驗之可見其妄太史公曰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正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列則亡豈錯等謂邪班固曰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免見害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觀此亦可以見二公之去取矣張輔言此無乃不考其故乎

趙周守節優劣

士大夫不幸遺其親於不測之地要當委曲回護無戾吾大節可也苟惟固執忠義不顧其親君子無取焉僕觀漢趙苞晉周虓二事深悼士大夫不幸而當此逆境然全身遠害正在人區處耳趙苞為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到郡道為賊所虜賊出母示苞苞悲

號泣謂母曰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
萬死無以塞罪遂進破賊母妻被害苞謂人曰食祿
以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歐血而死周虓
為梓潼太守遣騎送母妻歸道為苻堅將所獲虓不
得已亦降堅以為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
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
之貴不以為榮况郎任乎堅乃止虓雖在秦抗節不
撓時人以謂有蘇武之賢夫苞守區區之節不能保
全其母此匹夫之義雖死奚益虓能全其母而節亦
未嘗虧忠孝兩全正聖門所深貴者故士大夫脫有
不幸當為周虓無為趙苞又嘗觀田邑報馮衍書曰
間者老母諸弟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
節乎儻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就戮妻子橫
分邑之願也嗚呼尚忍言哉若邑者其亦趙苞之徒
與

漢宣親政事

邵氏聞見錄曰前漢書循吏傳云孝宣自霍光薨後
始躬攬萬幾厲精為治五日一聽政自丞相以下各
奉職而退五日一聽政史臣以為美則孝宣而上不
親攬天下之政可知矣僕謂邵氏錯認此意史言孝

宣自霍光薨後始親萬幾者謂光未薨之前政由光出宣帝不可得而專光薨後宣帝始得親政事非謂宣帝以前人主不親政事也

荆軻

鄒陽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云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遂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云此說謂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言者何人也僕謂湛之為義言隱沒也謂軻以得罪於秦故凡荆軻親屬皆竄迹隱遯不見於世非謂秦滅沒其七族也史記曰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匿於宋子正此意也

爰盎密害鼂錯

爰盎與鼂錯素不相能自吳王所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願請間者盎欲以錯惡密啓嘉而嘉慮其以吳私事見告難以區處也拒之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卽私邪吾不受私盎薄以語譏之嘉遂引為上客而請間之說得行想從容燕侍力陳錯惡異時嘉奏請誅錯未必不自盎日夜從吏之故奈何帝為錯言先入嘉奏沮格發憤而歿得非盎有以誤之乎盎恨嘉歿益忿錯之所為求

其害錯者而不可得竇嬰亦與錯有隙會七國反乃以盜薦上上召見盜問計安出正投其害錯之機盜又請間而錯竟不能免矣盜之請間無非言錯委蛇曲折為計甚密故卒遂其所圖盜亦可謂深矣嘉惟不密反為錯所陷盜肯蹈故轍哉錯計出於嘉上而盜計又出於錯上信乎天下無第一手也

田叔善導驕主

輔導驕主亦是難事不可面折其過正使自愧為佳耳僕觀田叔之相魯何其溫良而樂易也田叔不獨可以相諸侯使之居天子之左右雍容順旨可以轉

禍而為福反惡而為善叔之相魯至官之初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答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叔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相為善也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叔常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游其委曲規正大率如此不傷和氣而俾歸於正此田叔所以為善相驕主也彼仲舒陳道義以緩江都之問龔遂哭社稷以規昌邑之所為皆此機也要不如田叔之善愧其心異日七國謀反正緣

無善導者之過應高之輩日夜從史所言何事當是之時使有田叔者居其間吾知反謀無自而起惜漢君之慮不及此

尚書牴牾

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所載不同大傳謂周公歿王誦欲葬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梅福張奐等皆引以為言據今尚書言大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見於周公居東之日而非其歿葬之時以此一事觀之則知大傳與經牴牾多矣豈惟大傳如此今

之尚書與漢本亦多不同王嘉奏對引臯陶戒舜之語曰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注謂虞書咎繇之詞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謹危懼以理萬事之幾教字與教字意甚相遠而教之意為尤長元城先生謂恐教字轉寫作教字耳僕又觀陳蕃疏曰臯陶戒舜無教逸游則於今本教字初未嘗差也漢人引經率多如此不特是也如尚書天齊于人俾我一日而楊賜則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尚書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而劉愷則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尚書黎民於變時雍而陽朔二年詔

則曰黎民於蕃時雍尚書方命圯族蜀志晉書皆曰
放命圯族尚書平章百姓史記曰便章百姓徐廣注
便平也劉愷傳曰辨章百姓鄭玄注辨明也似此之
類甚多漢人各習其師往往不同如此

王子猷操行

王子猷多言俗事謝安以爲不如獻之僕謂此特以
一時之言察其優劣耳未考其終身之行也子猷傳
所載率多曠達如不答長官拄笏而看西山不顧主
人坐輿而造竹下山陰雪夜詠招隱詩而訪戴逵觀
此數事胸中灑落亦自不凡未易貶之也然傳又云
人欽其才而穢其行僕觀此語始知其爲人內行不
謹爲當時所鄙信非子敬之及惟史氏沒其迹而不
書盛陳前數事且居名父之下名弟之上左右掩映
故後世聞其風者擊節賞歎以爲不可及而莫知有
大節之累云

王涯學太玄

元城先生論甘露之禍凡覆十一族而王涯者自號
留心太玄亦罹其禍且太玄惟以進退消息之爲說
涯知其說而不能行故爾僕謂著太玄者小有非意
且不能自制投天祿閣爲後世笑尚何以責學太玄

者邪

劉向譏恭顯

劉向說苑載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之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何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酸所以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二者每每相妨而道術之士不得進用此國家之所深患也劉向借此以譏恭顯卒為恭顯所噬蓋疾小人不可形之言豈不重其毒乎觀此可以為戒

蕭疏二傳

蕭望之為元帝傳與石顯為仇貪位不去卒為石顯所陷疏廣亦為元帝傳與許伯為惡飄然引去許伯

莫能肆其毒蕭疏事體一同然安危不同者去就之勢異也且元帝仁柔不斷疏傳益熟察其為人今吾結怨於權貴途知非異日保身之地故一旦引知足之分父子相攜而去之人徒知疏傳之去為高而不知所以去者蓋以此耳僕讀蕭傳傳益歎疏傳之不可及東坡謂二疏之去蓋鑒韓楊趙益之誅顧弗深考耳

前漢有兩萬石君

前漢書石奮及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

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此外無聞僕觀後漢馮勤傳勤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父子九人皆為二千石幾二萬石矣殆不止萬石而已其門戶顯融又過於嚴石二家而前書不載今人第知前漢有一萬石君有一萬石嫗而莫知此也

蘇武在匈奴

前漢書載蘇武在匈奴衛律白單于幽武大窖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

歿劉向新序又載武在匈奴衛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當盛暑以旃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今人徒知武在匈奴劇寒中被如是之虐不知劇暑中亦受如是之苦今人飽食安眠於廣廈之間隆寒盛暑優游自得而猶萌不足之念其可不知愧乎

新書所云

貢禹疏曰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畏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

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居官而致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貢禹此語大率與賈誼新書所載同新書亦曰胡以孝弟循善為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誼禮節為家富而出官耳又言黥劓者攘臂為政行雖犬彘家富財足隱机盱視與夫父子兄弟相勸勉之意甚同而誼疏不載此語益信當時風俗不美如此新書又載秦俗日敗假父耨鉏杖彗慮有德色毋取瓢椀箕帚慮立諛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悅則反脣而相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如此而誼

疏不詳見之

膠東之詐

容齋隨筆云龔遂為渤海太守受王生之策以為聖主之功宣帝悅其有讓遷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為丞以謂遂之治效著明宣帝不以為賞而悅其佞詞宜其起王膠東之僞也僕考膠東王相受賞在地節三年之春而龔遂自渤海太守遷水衡都尉乃在地節四年間耳此事在後謂遂鑒王膠東冒賞之弊則可不應反謂王膠東因帝悅遂佞詞而起其詐也

蜀先主讀書

蜀書言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僕觀三顧草廬與夫用兵行師甚有得於書之旨先主豈真不樂讀書哉蓋當吳魏相持之際正藉武人以輸其力一示以讀書之說此曹將至解體此正與漢高罵儒之意同不然臨終何以戒其子曰可讀漢書禮記歷觀諸子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觀此可見先主之本心矣

袁郭論孔明

蜀書袁孝尼言張子布薦諸葛亮於孫權亮不之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僕觀孔明之於先主如魚水之相歡縱使孫權能

盡孔明孔明豈肯舍此而就彼哉然孔明既被張子
布之所薦不欲深拒姑設此辭耳非真有意也又郭
沖言亮刑罰峻急刻剥百姓君子小人咸懷怨歎僕
觀先主言曰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
吾以忠每與操反事無不濟惡有反峻急如此縱懲
劉璋暗弱之敝不無振作不應刻剥之甚而使君子
小人皆至怨歎之理此言恐過耳

穆生鄒陽

初楚元王每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
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

人將鉗我於市僕謂穆生之去初不為醴蓋託醴而
去耳此正與吾夫子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之意同
絕交無惡聲出妻可再嫁其寬容之量甚非世俗褊
躁者所可窺測觀王戊淫暴之意日萌不可制遏異
日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
是何言與待季父尚爾待賓之禮可知穆生高蹈遠
舉意蓋有在逆知異日必不能免非知幾疇克爾哉
又鄒陽與枚乘嚴忌仕吳數進忠言吳王不聽三人
於是一旦舍吳而之梁未幾吳難果作是皆有先見
之明如此善乎阮元瑜曰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

北游不同吳禍信哉

石顯譖望之

史謂石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姍已病之乃薦貢禹歷位九卿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如譖望之矣僕謂使顯不殺望之則已使其果有此事豈以薦一貢禹而能免天下之議哉殺與不殺而天下之公議自存今謂衆人匈匈言殺蕭望之是天下皆知顯為殺望之矣又言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如譖望之何當時公論無定論如此僕恐不然史氏飾詞之過耳

漢貴薦賢

史謂鄧通無他技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媚上而已鄧通何者而責以薦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貴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薦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薦天下豪俊衛青既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故吏蘇建亦勉以觀古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嘗切齒人臣奉法何與招士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下味矣

賈客天子嘗以齒入國者初何與時士舉出二皆
衣襟必顯古各辨其趨之疾而青襟必繫其流安
象步趨青襟貴而天下賈士大夫無辨其始更稱
古賈國蘇士之疾而趨稱以尺計之檢宗而為天
賈然欲士恆以同出趨蘇蘇之趨其始入封安貴
趨蘇士同蘇士貴之趨趨賈士之趨趨蘇士大夫卒
文隨趨蘇無出外趨蘇而所趨趨蘇自趨蘇而士而

野客叢書卷第四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